

读城

失蜡的空壳

高海涛

小天使们是在失蜡的空壳里起飞的。飞出东安村，飞翔在大运河两岸，以及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

那天，在南霞口过运河桥，一进阜城地儿就睡着了。被摇醒时，已在泊头张东安村小广场上了。小广场西有一块石碑，石碑西侧是一条干枯的小河。河里树木茂密，加上树上筛下来的阳光，烘托得石碑越发古老。这样一来，反而让这个叫张东安的小村子，聚足了活力。

比石碑更为古老的，是陈师傅的失蜡铸造法。陈师傅说，失蜡铸造法，起源于商代中晚期的焚失法，也叫熔模法。用蜂蜡做成铸件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空芯、敷外范。然后烘烤，让蜡模熔化流失，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壳内浇灌金属熔液，物件便铸成了。

陈师傅的介绍，让我想到一路走来的大运河。如果河水是蜂蜡，河堤就是外范；如果大运河是蜂蜡，两岸的城市乡村就是外范；如果沿河的城市乡村是蜂蜡，沿运河城市乡村的人们就是外范。

走了几处宅院，陈师傅才带我们看完失蜡法全部流程。最后那个院子里，摆放着许多成品，特别是那一方队小天使，煞是抢眼。像西安的兵马俑、随州的编钟。

一直在想，把大运河比作一台大型交响乐，最重要的、起关键作用的、最小的那件乐器是什么？或者说，改变山崩走向的那块小石子，在哪里？或者说，成就大事的那个方向性的一闪念，在哪里？不能或者说，只能拿交响乐说事，因为那件最小的

汉诗

又见大杨树

祝相宽

守望

任帆影远去
任落叶披霜
大杨树独立村口
执著地守望

等谁呢——
一只寻找旧梦的候鸟
一场如期归来的春风
一个两手空空的游子重返故乡

不管它的期待里
有没有我的身影
我都像一个朝圣者
沿九曲运河，一路前往

又见大杨树

又一次走近
又一次拥抱

我认定，你是一位智者
历经百年风霜雨雪
依旧枝繁叶茂

我认定，你的车轮里
深藏着阳光和大海
以及一部旷世的诗稿

我认定，你是我前世的师徒
总有一天，我会听见
你内心的大潮

又一次走近
又一次心跳

马厂的马

马厂的马
在村里隐藏着
在传说里隐身

大运河汹涌而过的激流是它的身影
横扫枯叶和旧迹的秋风是它的力量
誓师的呐喊和征伐的雷电是它的声音

马厂的马
在村庄的蓝图上
在诗人的目光里

像阳光在花朵簇拥的街道上漫步
像幸福和诗意走进安详的农家
像梦想在宽阔的小康路上飞奔

村书记说，马厂的马
昔日叫战马，逐鹿中原
今天叫赛马，振兴乡村

乐器，是正确的，美妙的。不像其他，会滑向错误的深渊。

如果说，这件乐器是失蜡法，只是拉近了意义，是失蜡的空壳，就妥帖了。随便拿大运河上具有了精神的“物”或“地”打比方，像小南门、李四维、盘古神，都具足了这种意义。失蜡的空壳如“鬼手”王保合“三仙归洞”的小碗，小南门、李四维、盘古神，就是那三颗跳来蹦去的小球。进出自如，浑然一体。

小时候，来沧州必逛小南门。换句话，就是为了逛小南门才来的沧州。就像逛北京的王府井、天津的劝业场、南京的夫子庙一样。小南门四周，有一圈儿名字奇怪的街巷，像晓市街、缸市街、书铺街、鸡市街、钱铺街、锅市街……

其实，小南门不是一个区域，而是一座城门——迎薰门，小南门是习惯性叫法。马可·波罗沿大运河行走时，这里还是长芦镇。一百多年后，大运河越来越重要，知府贾忠决定把沧州城由旧州迁至大运河畔，最大的码头旁。按当时设计，城西有运河，城东是大水坑，要取城方正，就要把文庙圈进城。可是沧州没出过文状元，文庙不能建在城里。文庙甩在城外，就要缩小城圈或让城西南角凹陷进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城西南有一个运河的大急弯，经常决口，城凹陷进去，正可延缓水患。于是，缺了西南角的沧州城就成了“幞头城”。

凹陷进去西南角，正好对着码头，为了方便取水与货物进出，知府贾忠便设置了小南门。于是便有了一

个失蜡的空壳。

可以想象，有了这个空壳，先是来了卖菜的、卖肉的、卖针头线脑的。渐渐便多了起来，小摊固定了下来，有了柜台，搭了凉棚。卖缸的、卖书的、卖鸡的、卖锅的也来了，人声鼎沸，开始影响城门车辆的出入了。于是开始规范市场，卖场分类，并向小南门周围规划。再后来，盖起了固定的房子，有了钱铺，各个街也有了规模。时间一长，街道便约定成俗为所卖东西的名字。

后来，又扩散到今天的南湖一带，成了“大集区”，别处五天一集，沧州天天是集。时间叠加，“小南门”商圈儿体量逐渐增大，辐射到了大运河两岸的其他市镇乡村。一直到现在，“华北”“同天”“荣盛”“明珠”等多个商圈儿，都有“小南门”遗风。谁又能说，黄骅信誉楼、肃宁淘宝、南皮信合现象，不是“小南门”的衍生呢？像“王府井”“劝业场”“夫子庙”一样，“小南门”已成为城市繁华与创新理念的代名词。

门，这个失蜡的空壳，铸出的是“小南门”的新理念。

李四维，由“围”而“维”，“围”是敷外范，“维”就是失蜡的空壳。这个空壳，应该是庄子所谓的混沌那么大的空壳。

李四维是东光县大运河边上的小村庄。从地图上看，这个小村庄坐落在沧州段大运河最深的弯里。大运河到了这里往西弯了三弯，又往东弯了三弯才出来。

1404年，一位叫李四的汉子，

携妻带子，由吕梁山出发，越过太行山，过了坦荡的华北大平原。餐风饮露，昼夜兼程，无目的地不停前行，一望无际的平原，留下他们没有安全感的足迹。终于，他们发现了这个深深的“运河套”，瞬间完成了与天地之灵的沟通。放下破旧的行囊，筑土为墙，折木为梁，扎下了劳作不已、生生不息的深根。因为接受着大运河的拥抱，高高岸堤恰似围墙。又因为在遥远的故乡，常以“围”称谓村庄，于是一个叫“李四围”的村庄诞生了。不知道是哪一位先人，不满久陷人于艰难和贫苦的围困，将“围”改作“维”，既保留了“围”的发音，更虔诚地种下了广系八方、绵延不绝的希望。

一个“全国”的、由藤条筐蝉蜕而来，叫纸箱的东西。开始用它装梨、苹果等水果。后来开始装米、面等粮食，还有蔬菜。是吃食，它都能装。再后来，网购遍布，纸箱变着花样地风靡了世界。

李四维村有一个叫李鑫的汉子，很早就发现了这一商机。开始在浙江销售纸箱刀具，后来回到李四维生产纸箱刀具。渐渐办起了自己的纸箱机械厂，生产整机，并带动起大运河东105国道，东光县城至连镇段十公里两侧，一家挨一家的纸箱机械厂。经过痛苦的分娩，李鑫的纸箱机械厂走出了家庭作坊模式，成立了东光县纸箱机械协会，每年在东光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纸箱机械博览会，现在已十四届了。“突围”出恶意的同业竞争阶段。就在大运河沧州段最深的这个弯里，冲出了一个“中国纸箱机械产业基地”，在全国同行业中群体规模最大、产品品种最全、市场覆盖面最广、产品性价比最优、发展速度最快，产品销往全国和全球八十个国家 and 地区，深受国内外用户的青睐。

盘古，是一种精神。盘点过去，

成就新生。也是失蜡的母本。

中国神话，越是大神出来的时间越晚。盘古能出在青县，因为青县曾经是渤海岸，而且是禹贡大河的入海口。盘古庙、盘古井，就是大禹治水时发现的。

某种意义上说，青县自古就是北京、天津的“小南门”。

明清时，从大运河进京的红木，首先停放在青县，一来怕东南的瘟疫病毒附在木头上；二点红木做家具前要用很长的时间风干。于是红木家具制造业，便在青县流传了下来。如今，走在流河镇的路上，到处都是红木家具工厂。

青县司马庄停车场、流河火锅鸡店门口，挂北京、天津车牌的旅游大巴和私家车随处可见。

青县集中种菜的历史，也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当时，青县就是贡菜生产基地。现在，青县每年向京津输送优质蔬菜达一百多万吨。正如当地流行的那句话，“早晨青县棚中菜，午间京津盘中餐”。

一位青县菜农说：“一亩园胜过十亩田。青县人能够选择种菜不种田，一定程度上是大运河长期的滋养，带到了当地更优良、肥沃的水土条件。”

在大运河红木小镇的大运红木文化馆里，听到对榫卯的介绍：榫卯被称作红木家具的“灵魂”，一榫一卯之间，一转一折之际，凝结着中国几千年传统家具的精粹。木构件上凸出的榫头与凹进去的卯眼，简单地咬合，使得木构件结合在一起。由于连接构件的形态不同，由此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使红木家具达到功能与结构的完美统一。

难道“榫卯”不是南运河的“灵魂”？杂技、小吃、谢家坝、纸箱机械、铸造、文创园、无不都是南运河的榫榫卯卯。无不都是大运河失蜡的空壳里飞出来的小天使。



东城春早

杨蕊 作



沙堤风柳

杨蕊 作

春江水暖鸭先知，谁家的花鸭在叫。是熏风多语，还是如帘的柳丝不解风情，任空中的柳絮飘忽飞来。风只微微吹起，不经意触动水面，瞬间荡起的春思，皆顺水而去。只苦了岸边柳，纵是折尽，也是剪不断那些送行人儿的温情。

又是蒹葭满地芦芽短，时间尚早，漕运的船只穿梭不停。一千多年前，隋炀帝曾亲自在大运河两岸种柳，一岁一枯荣，那些垂柳的根脉深植在运河的源头，蔓延开来，形成大运河通达的筋络。

“呦呵嗨……”清晨拉纤的船工声调宽广而嘹亮，回声悠长，唤醒了岸边的垂柳。想来这个美丽的故事，应会传唱千年，如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女记者眼中的“母亲河”

温故

青县站

李雨生

京杭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一路逶迤迤迤向南，穿过天津唐官屯九宣闸，来到河北地界，然后纵贯青县南北，又日夜不停地奔流而去。与青县大运河并排而行的，就是闻名遐迩的京沪铁路。那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火车站——青县站。1992年一纸调令，我来到青县火车站当了站长。

来青县之前，我也在别的车站当站长。青县站百余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县人。我深知青县人身上具有很强的青沧豪侠之风，性格粗犷，谈吐豪爽。那会儿，正赶上京沪线铁路搞“标准线建设”，要求铁道内不能有一根杂草，道岔的滑床板都要像镜面一样。青县站面积那么大，道岔那么多，五黄六月，天气炎热，怎么办？我只好硬着头皮划分地段，分片负责，不论男女老少，一人一段，下班义务劳动，常年保持，每天考核。我以为，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引起职工的反感，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低估了大家的觉悟。所有职工，都无条件地执行。有的女职工休班在家做饭，在外单位工作的丈夫就前来顶替。还有两口子女都在车站工作，夫妻俩就一同前来拔草。我这个当站长的除了感动之外，就只有让食堂多熬绿豆汤，送到每一个拔草人的手里解渴。不仅如此，大家还从货场捞来沙子底，把通往车站的小路都铺垫起来；扳道员于培增把他所负责的道岔滑床板打磨得都能照出人影，成为全段的榜样。这一切，没人督促，都是自发的，都是义务的。渐渐的在接触中，我发现，青县的男人都很淳朴，很讲义气。和你交往，都是直来直去，不会工于心计。只要认定你是朋友，就会结交到底。青县的女人更是温文尔雅，很有教养，袅袅婷婷，绝没有传说中孙二娘式的人物。这也许就是大运河所孕育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吧。

车站的工作既紧张又严格，令行禁止。每天除了刻板地按图行车，装车卸车，甩挂作业，就是打扫卫生，学习业务，背规考试。作为站长，职责使然，一来就是一个星期，回不了家。在我不值班的时候，我就到车站下坡的小酒馆里，要上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饭后，就独自一人来到大运河边上坐一坐。

我生性爱水，尤其喜欢大江大河。上世纪90年代的青县运河，岸边土路，河道狭窄，水质污染，杂草丛生。一座有点像赵州桥似的白石桥，是当时运河上最为豪华的建筑。运河两岸那会儿还没有几座高楼，大堤上是稀稀拉拉的杂树。最令人难忘的是，岸边还遗存着不少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留下 的碉堡，上面的弹孔依稀可见，足见当年“青沧战役”是多么的惨烈。尽管当时的运河不那么美，但并不妨碍我爱大运河。我爱看晚霞染红的大运河水；爱看农人赶着耕牛走在归家的田埂上；爱看运河两岸袅袅升起的炊烟；爱看远处京沪铁路上飞驰的列车。

一条运河，一条铁路，并行在青县这块土地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之间都有着共同的精神渊源。大运河书写的是中华古老的辉煌，京沪铁路彰显的是中国现代的力量，它们都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历史丰碑，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青县还有很多旅游景点，“盘古庙”就是最负盛名的地方。可惜，职责在身，我没去过。青县还有一个叫觉道庄的地方，青县人都叫觉（jiao）道庄。起初，我以为是焦姓人居住的村落，后来才知道我孤陋寡闻。那是一个典故，“觉”应该念觉（jue），传说觉道庄是老子修成得道、羽化成仙的地方。至今，觉道庄的百姓依然在供奉老子，并把老子的“道貌遗风”作为传家祖训。

在我当站长的3年中，青县火车站被铁道部授予“模范中间站”荣誉称号。这是我的骄傲，更是全体青县站职工的骄傲。

1994年，我离开青县站，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偶尔坐火车经过青县站，我都要起身，再看一眼我爱过、战斗过的地方。尽管只是一刹那，可它在我心中却是永恒。